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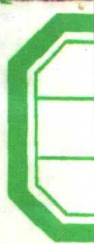
庫文
種千一
編主

宋元學案

(六十)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六十)

黃宗義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劉子玠

吳泳 別見鶴山學案

吳昌裔

黃師雍

黃振龍

陳如晦

梁祖康

曾成叔

陳象祖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鄭鼎新

李鑑

薛師邵

葉士龍

陳倫

熊剛大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家損

李武伯

李晦

方不夫

袁俊明

葉真

趙必愿 別見玉山學案

宋斌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燔

張洽

劉剛中

李方子

楊楫

楊仕訓

王遇

劉砥

劉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伯履

詹初

余元一

並勉齋講友

余崇龜

景思學侶

勉齋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

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多從黃氏補本。或是梨洲原本。謝山特補勉齋講友諸人。

朱劉門人李胡再傳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父瑀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氏子澄奇之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子妻之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軍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即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先生移書珪有曰今日當先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珪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斬黃

決不可保。靳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者。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靳相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迹。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先是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先生持心喪三年。所著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梓材謹案先生祭劉靜春文曰。軀也顛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搥衣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脩。以警後覺。據此知先生少及靜春之門。

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夫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

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隱也。雖其詳略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

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又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卽體。體卽用。造道之極至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於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於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辭章。非道也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於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

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卽體。恕卽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之言道。又安有異旨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旣分爲二矣。程子之言性卽氣。氣卽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旣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曰。道之見於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花葉之有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

中庸總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旣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

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則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略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躡等而學。不可以凌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既明且盡矣。至於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也。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於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於氣稟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卽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謹獨於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於擇善固執之始。而成於無聲無臭之極。蓋至於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

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於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於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勉齋文集

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於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旣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即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韓老矣。未敢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於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爲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卻是漸間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旣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以上與胡伯量

承誨以服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榦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會哲者。真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

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枝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邪。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一叩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謬。所謂有小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卽乾卦。右卽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恆巽之位。卽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義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以上復胡伯量

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

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聽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卽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卽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韓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箇道理也。

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以上復葉味道。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知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非由仁義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復李公晦

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略耳。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